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并未远去的身影

□英国利物浦 顾晨禾

我的祖父名长楹,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。十年前,他离开了我们。那年,我中考结束,面对人生中第一次与亲人离别,茫然不知所措。

夜晚,窗外海风清和,月色溶溶。在异国他乡的校园公寓里,坐在电脑旁,我回忆着那些年祖孙相处的点滴,总想写些什么,却不知如何下笔。

上世纪30年代中期,我的爷爷出生在苏北盐城乡村的普通农民家庭。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爷爷尽管饱受饥荒、动荡之苦,却依旧热爱学习。他克服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,考进盐城师范专科学校,读中文专业。1960年7月,爷爷做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,直至退休。我是2000年12月出生的,那时的爷爷已经退休。虽然没能见识过爷爷在学校做老师的风采,但在后来的祖孙相处中,始终能感受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、温厚仁爱的心灵。对待我,爷爷常常不吝鼓励,也从纵容错误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爷爷总是起得很早,天还未亮就开始读书、看报。退休在家,他常常吟诗作词,不仅自娱,还积极参加各类诗词比赛。在我眼中,爷爷就像是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化身。时至今日,爱读书的习惯依然影响着整个家庭。小时候,我总觉得爷爷是“老派”的代表。他有一排书柜,里面满是厚重的文学经典和教育读本。他写字极认真,一笔一画的字迹里,仿佛诉说着他曾经练字的耐心和基本功,尤其是那一手隽秀的毛笔字,至今让我时常惊叹!

小时候,爷爷常常让我坐在他的腿上,捧着书、用手指着一行一行字读给我听。在爷爷的书桌上,在那盏昏黄的台灯

下,爷爷带我品过唐诗宋词、读过四大名著、练过毛笔字。当然,每当他收到诗词比赛寄来的奖杯、证书,自然也会向我“炫耀”一番。印象里,他几乎没有大声斥责过我,总是用行动默默影响着我们,或许这就是潜移默化吧!每当我犯错的时候,他也不会急着指责,而是拉着我坐在身边,温和地讲道理、讲故事、讲他的过去。那些故事里,有他年轻时如何艰苦奋斗,也有他成年后如何帮助邻里乡亲。正是这些点点滴滴,慢慢在我心中埋下了善良、坚韧和责任感的种子。

我读初中的时候,爸妈陪我一起住在学校附近。爸妈上班后,总是爷爷每天不辞辛苦地搭公交车来给我做午饭。初三下学期的某天,生病后的爷爷突然摔了一跤,后来就几乎不能正常行走了。

爷爷特别注重我们的家风教育,留给我印象最深、也是他说得最多的话,就是“没有规矩,不成方圆”“站有站相,坐有坐相”。那时候,我不太懂得这些道理,只觉得他规矩多、爱较真。直至长大成人后,才慢慢明白话中蕴含的人生哲理。

每次随爸妈回到乡下老家,看到庭院里的荒芜杂草,也看到爷爷当年栽种的那棵梅花树,我的眼眶仍会有些湿润。我知道,爷爷从未真正离开过我们,回忆有时会被冲淡,而感情却历久弥新。在我的记忆深处,时常浮现起这样一幅画面:在那张老旧的书桌上,在那盏黄色的台灯下,有一位长者、一位老师、一位爷爷,曾带领我学习、成长。

时隔多年,每当我回忆起这些灯火可亲的美好时光,在心灵深处总会流淌着一股暖流,倍感温馨。我知道,爷爷并未远去。

上跳来跳去,叫声也变得尖锐刺耳。我暗笑它小家子气,谁知它竟飞出去与那黄鹂对峙。两只鸟儿在枝头叫阵,一个清丽、一个粗犷,倒像两位角力的将军。

麻雀终究不敌黄鹂的歌喉,败下阵来。那一整天,它都躲在文竹后面,偶尔发出几声不甘的嘀咕。我竟有些可怜它,撒了一把小米在窗台上。它迟疑片刻,终究抵不住诱惑,跳过来啄食,却还不忘警惕地四下张望。

秋风吹起时,麻雀的叫声里添了几分凄凉。它不再那么准时,有时日上三竿才来,羽毛也显得凌乱。我想,它大概是老了。有一回它竟在我书桌上睡着了,小脑袋耷拉着,胸脯一起一伏。我轻轻抚摸它的背羽,它也只是微微一动,并不飞走。

入冬后,它来得更少了。直到一个大雪天,我推开窗,发现它僵死在窗台上,小小的爪子紧紧抓着木框,像是至死也不愿放弃这片疆土。我将它埋在文竹下,那盆它最爱的文竹。

如今夏又至,新来的麻雀在窗外叫得欢。我时常望着那盆文竹发呆——一只麻雀用它的鸣叫和生命,竟真在这方寸之地,划出了一片属于它的疆域。而我这堂堂七尺之躯,在这茫茫人海中,又占得了多大的地盘呢?

鸟鸣成界,人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对面的一块名叫“虹桥”的峰石上,眼巴巴地望着瀑布,等待奇迹的出现。过了片刻,一轮红日随着绚丽的朝霞冒出了东山顶。向导叫了声“注意”,只见太阳跃了几跃,红彤彤的晨曦直接照在银色的飞瀑上,果然,银帘上徐徐地显出字迹来了。我仔细辨认,是“一品当朝”四个隶书大字。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,我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。等我缓过神来,刚用手机拍照时,不料它竟昙花一现,稍纵即逝,不再露面了。

啊!瀑布显字,果然传之不虚,而且起了个那么美丽的名字“编裙显字”,我算是长了见识。据说,神龙门对面的山峰上,有一块十丈见方的透明白石。古人在上面镌刻了“一品当朝”四个大字。每逢旭日东升之际,白石映于河池水中,由于一定角度的折射作用,白石上的字便映照在飞瀑之上,形成了如此奇观。

想念许鑫

□北京 龚浔泽

这黄花下的片片绿叶

□盐城 王洪武

那天晚上,突然在手机上看到许鑫去世的消息,简单扫了一眼内容,确认就是我熟悉的网名“大老妖”的同学许鑫,大热天里打了个大大的冷颤,心情无比沉重。

许鑫是南京大学“小百合BBS”的风云人物,相比很多元老进进出出,他几乎全程在线。他是计算机系的,我入学没几天就与他熟悉了,起初的机缘是他同宿舍有一个我高中的同班同学。许鑫个头很高、身板很厚,身高1米92,体重超过200斤,但他长得天生带点喜感,言语随和、幽默、智慧。

在闲聊的过程中,我得知他的父亲是山大哲学系毕业的,与著名作家、诗人韩东是校友。因为他父亲的原因,许鑫在初高中阶段就读了不少哲学方面的书,可能比很多哲学系的学生读得还多,这些都沉淀下来,融入他的气质。

无论在低年级的浦园,还是在高年级以及硕士期间的北园、南园,我经常能在校园里碰到他,与很多不愿意与人交流沟通的理科生不同,他会老远就热情地打招呼。而且他很谦虚,他比很多人年纪大,但他会很谦虚地称呼他认可的很多人“老大”,这似乎变成了他的口头禅。有的时候我站在贴着报纸、简报、荣誉的书报橱窗墙边,聚精会神地阅读,他经常冷不丁悄悄地站在我身后,可能过了一会儿我才能发现,待我发现时,他才一边说“老大,在干什么呢”一边拍着我的肩膀,可爱地傻笑,声音中气很足,有点调皮却又很真诚。

本科读书期间,以学计算机、电子、物理的一帮学生为主,搞了个“小百合BBS”,开始的时候只能通过telnet访问,只能到他们院系的机房敲键盘,没法用鼠标,许鑫就是其中较早的元老,他的英文名好像是“gennie”,中文昵称“大老妖”,这也符合他的形象,高大、与众不同,但名字似乎又有点狂、邪,但见到他的人总觉得他是淳朴的,细想名字似乎也如其人。2000年左右,学校给每个宿舍通了局域网,“小百合”也出了网页版,网站一下子人气暴增,成为当时国内高校三大BBS之一,与同城的“西祠胡同”互动,极大地活跃了校园以及整个城市校园的网络氛围,也激发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的写作兴趣、热情和动力。因为“小百合”,我与许鑫的互动就更多了,每次碰到都会聊个不停。

许鑫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。毕业后不久,他就在城南买了一套小房子,有一次他邀请我和爱人去他家吃饭,菜都是他自己做的,在繁重的学习和工作之余,他竟然自己做了甲鱼与鸡炖的菜式“霸王别姬”,冷冻起来天天吃点,让我印象深刻。

许鑫博士毕业后去了上海,在华东师大当了老师。后来我也离开了南京,转眼间,我们已经一晃十多年没有见面了。BBS时代早已沧海桑田,“小百合”“西祠胡同”先后失去了踪影。好在有电话和QQ,后来有了微信,顺势接续了联系。虽然联系很少,但每次看到什么想起来,随手一发,无论是文字还是语音,抑或转发了一个网页新闻,都依然觉得亲切,毕竟是快三十年的老朋友了。

许鑫是一个干活极其拼命的人。当年他在“小百合BBS”信箱里给我留言经常都是凌晨。他的朋友圈发的也都是发论文、带学生的情况和体会,有几年,春节他还在地铁里奔波,调侃自己独享一个人的“专列”。

有一次春节我们寒暄,他说爱人和孩子回四川了,他在东台老家写专栏文章,在我好奇的追问下,他发来了前一年他的系列文章,几乎一周一篇的节奏。此时突然想起来,有一次他冒出一句,说他生病了,说的是一个生僻的病名,我也没有看懂,但我看他状态那么好,也想到现在医疗这么先进,肯定不会有什么大碍。看他的朋友圈经常更新,而且讲的都是工作,我也没有怎么在意。今天看到网上的讣告,又看到有关新闻网站的推送,才觉得我对他的关心真的不够,如果多问几句,起码还能让他感到有一个朋友真诚地关心、支持、鼓励着他,现在只能加倍痛心,愿他安息。

煦煦南风吹,片片菜花黄。在我家门前,就有一片菜地。开春了,菜叶中间抽出了茎。渐渐地茎儿又开出了花,绿叶便一边暗暗支撑花儿生长一边偷偷往不起眼的下面退。花儿成果了,它也干枯了,有些还过早地落入泥土,充当起花果的肥料。

每天清晨,当我漫步在这溢满清香的菜花园内,总忘不了看看那黄花下的绿叶,也不由得想起哺育我们成长的父母、老师等,他们像这绿叶,用自己的心血哺育、托举着下一代,即使年老了,仍不遗余力,默默地奉献着。

就说我早已过世的老父亲,他在那么艰苦的年代,仅靠一双做油面手艺的大手、一付挑担叫卖的双肩,早起晚睡,栉风沐雨,拼命劳作。就像那鲜艳的菜花,惹人夺目。等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、成家后,他老了,重活做不动了,便退居“二线”,当起绿叶,为我们带小孩,做家务,让我们腾出精力、时间去续挑重担。

也难忘一位老编辑,是他,不惜舍弃自己许多宝贵的时间,热心帮助那些初学写作者精心修改稿件,使得一些稚嫩的文字得以发表,而要他留个名字都不肯。“不露脸面多用力,甘当人梯育后生”,这不就是黄花下的“绿叶精神”么?没有绿叶,何来鲜花,这不就是对绿叶的由衷赞叹吗?

赞美绿叶,我想,是好事,就应该不忘记绿叶,不应“目中无人”,自以为了不得;更不应该辜负绿叶的期望,努力向上、向上,让自己的色彩更鲜艳,为人类献上更优美、更丰硕的成果!

鸟鸣成界

□南京 高低

编裙显字

□张家港 颜士州

云南省鹤庆县朵美乡境内,有个名叫神龙门的地方,虽不能说是名山大川,但风景秀丽,特别是那里的一大奇观“编裙显字”,时时在吸引着人们。

春天里的一天,我们午后从松桂车站驱车出发,奔驰了三个小时,来到一个峭壁压顶的峡谷中,这就是神龙门了。

神龙门是一个藤蔓掩映、芝兰交织的大圆石洞,好似巨龙大张着嘴在对天长啸。一清一浊两股激流从洞中涌出,跌落成十分壮观的瀑布。浊水有如缤纷的彩帘,煞是好看;清水却是玉洁冰清,一身银装。

一洞二瀑分为两色,这已是一大奇事,更奇的是据说这银瀑上居然可以显出字来,这就是远近闻名的“编裙显字”。可惜我们到时天色已晚,无法一睹真容。

次日清早,向导把我们安排在神龙门